



迷途者的靠岸碼頭一家

翁嘉駿

自幼有記憶以來，自己就是生長在無憂無慮的幸福之家。所謂的幸福並不是指富有之意；家中經濟其實並不寬裕，說是小康較為貼切，但是我們家三個孩子自小就備受寵愛，尤其自己身為老么更是被溺愛，就算要求已經太過分了，父母也極少說不，因此自小即養成了驕縱蠻橫的個性，從國中之後若稍有不順心，在外則喝酒鬧事、在校便翹課打架，從此成為學校與家庭的問題人物。十三、四歲的年齡層，是青一色鐵馬族，但我已擁有當時最夯的125cc機車，在同儕們帶著羨慕與忌妒的目光裡，奔馳街頭與一群狐群狗黨飆車，夜夜笙歌惹是生非，那時目中無人不可一世的模樣，如今回想起來自己都覺咋舌，非常荒唐無知。

這樣無知荒唐的情形，持續到了入伍後才稍有收斂，軍中規律的生活，如鐵一般嚴謹的紀律，使我在心靈上、思想上，不斷的成長、成熟，從菜鳥熬到抽籤分發部隊，當時大家最害怕的不外乎是外島籤，很幸運的我就是一中一員—「金門」，臺下響起貫徹雲霄的掌聲，當時在我內心的深處暗罵了一聲「X」，在流著眼淚的情形下收拾了細軟，前進在第一次離開本島的軍涯。記得在金門服役的第一年，老實說若非女友的愛與家人的關懷，自己恐怕很難撐過去，但後來仍是兵變了。部隊的操練尚在其次，主因是完全不合理的學長學弟制度，什麼亂七八糟的坵法，在外島是屢見不鮮、家常便飯，我就在這樣悲恨交織的情況，咬牙苦撐直到退伍。

當年剛退伍時，內心有許多抱負、嚮往

，有一天正閒賦在家思考著未來時，睽別多年的同窗麻吉突然造訪，令我真的欣喜若狂，他開著一輛BMW房車，身上穿著名牌衣服，看起來著實非常拉風，我們天南地北的聊著，突然間他掏出香菸遞了一根過來，對我說著這煙非同小可，督促著我趕緊吸一口，下意識我已經了然這是毒品。年輕人就是好面子，似乎不抽即是沒義氣，就這樣第一次接觸了毒品海洛因，殊不知這一次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，上癮之後我怨恨和後悔，常在夜裡痛哭失聲，終究意志仍是無法戰勝毒品，本該頤養天年的父母成為我的出氣桶、不支薪的裸母，及滿足我所有要求的變形金剛，他們絕望、他們殘喘，他們成為傳說中的超級英雄，而這樣的爸媽，多可憐、多無奈呀！我想我真的回不去了，和家人的感情也漸行漸遠，回家的路已經消失了，如今經歷了勒戒、戒治，最終走上了販毒一途。代價則是十八年的囹圄。

在這最灰暗困頓的時期，能夠救贖我的唯有家庭與親情，看著父母佝僂著腰，咳嗽不止的站在會客窗前，那鬢角、眉心都添上了雪白的風霜，那頻頻回身暈著濃濃憂傷的背影，好似也有些螻蛄，我常想著自己已接近四十歲了，還從未有過令父母親真真正正享受孩兒獻上的幸福快樂，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時間任我白白浪費在這冰冷的鐵窗呢？生命的作品實在禁不起考驗—如此易碎，人生猶如一場世界旅行，最終就如同離去的親人一般，匆匆的走入黃土，什麼貴重的物品也帶不走、看不見，至此我徹底覺悟，我不願



在父母離去後，再來憑弔著一尊無意義的墓碑，痛哭失聲的懺悔，我感謝我的父母無私的愛與包容，願意在我最徬徨無助的時光中，留盞燈指引我回家的路，以及賦予我重生的機會。

是的，只有父母才願意一次又一次原諒子女的過錯，一次又一次為你的不孝尋找藉

口。也只有父母才肯接受你蜻蜓點水的噓寒問暖，父母的家，成為子女落難時的港灣，也成為子女得意奔走時忽略的碼頭，這樣的勢利和冷落，是對父母多大的傷害啊！家庭的幸福都是彌足珍貴的，只要能夠用心，都是值得被讚頌的，再大的風和雨也無法摧毀這座碼頭，那就是我們的家。